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 
第十三回 金遇奇棄邪歸正

詩曰： 取義成仁姓字香，匣中劍氣轉蒼涼。  
書生未食天朝祿，敢把丹心並日光。

且按下史廷偉去會試。這回該說鍾倬然了。但既為金遇奇，則亦當以遇奇稱之。話說遇奇在呂人表家為西席，當時屈淵先已辭回。他假主僕二人，在呂家條忽三年，賓主相得，竟成莫逆之交。遇奇亦吐出實情，說明真姓名了。人表見遇奇襟襟磊落，言行真誠，所以肺腑之事，無不為之商議。因此時，寧王宸濠，陰蓄不臣之心，每懷窺鼎之伺，招集亡命，訓練甲兵。不想與劉瑾近來微有嫌隙，欲假誅瑾為名，實效靖難之舉。人表常常苦諫，那知逆濠立意成城，諫之不聽，人表憂心如焚。忽一日，至遇奇房中，屏退左右，悄然歎道：「所恨食人之祿，而不能挽回人之禍，從之既不可，棄之則不義。始悔當時昧然，不折人而事，竟成）目之徒。」遇奇道：「此言何謂也？」人表遂將寧王之事說知。遇奇道：「這怎麼行得！目今聖主在上，海宇奠安、人樂平治之化，路聞鼓腹之歌，尺地莫非其有，一民莫非其臣，若妄行逆舉，勢必朝發夕擒。吾無為王府所推心置腹者，還該疼陳苦諫，以利害說之。否則立見其敗，而身亦隨之，悔之晚矣！」人表道：「已曾疼哭流涕，反覆開諫，奈左右邪奸林立，蠱惑已深，所以弟言難入也。目今沿江要害之地，處處聲氣相通，唯有贛汀巡撫王守仁勢居上游，慮有扼吭之患，故不敢速動。但守仁外貌似和順，此中實難測度。久欲覓一能言之士，往說探其動靜，奈急切未得其人。」正說間，寧王差人相傳，人表即起身進去。去不多時，就來了。遇奇道：「為何事？」人表道：「昨日九江道，送了一架美人圖來，王爺甚得意，叫相公們每幅做詩一首，題在上，做了幾十首，俱嫌不好。為此，要我請一個會做詩的進去。弟想能詩者，未必能寫，二者不可得兼。想來無如吾兄，詩字俱佳，故斗膽相薦了。原說是弟之西席，敢請一行。」遇奇道：「做詩寫字，亦為快事，然弟嫌其不端之人，不欲近他耳。」人表道：「士各有志，見亦何妨！完了詩，即可出來了，何必過慮。他在那裡等候，倒求速些罷！」

遇奇遂換了衣冠，即同人表進王府去，因人表同去，不用報門。寧王坐在堂上，遇奇過去，叩拜了。寧王見他恂恂儒雅，知是書生，忙叫賜坐。因人表先已說明，更不問起姓名、籍貫。只說：「呂先生道及是下大才，故欲借重。」遇奇道：「生員樗櫟菲林，何敢在殿下之前輕肆筆墨！本不敢應召，又恐違殿下金旨，只得勉強趨謁。實恐俚鄙之句，難免塗鴉之罪，望殿下諒之！」寧王道：「呂先生與足下是賓主，自然所薦不虛。」叫伺候的：「抬過那架屏來！」展開一看，是十二幅美人。每幅要按景，卻是：

春睡秋夜月下花下倚欄燈下焚香拍蝶照鏡彩蓮撫琴修簡

果然畫得韻致入神，臨風欲舞，洵名筆也。家人們擺上筆硯、花箋，遇奇細看一番，略想片時，遂各圖詠絕句一首，即書上畫圖。

春睡美人：

猩紅雙側小蓮斜，玉臂微彎護鬢鴉，  
羅帳輕寒垂不上，一池碧水浸桃花。

秋夜美人：

簫瑟秋風動地涼，一庭花露濕衣香，  
只因良夜多成夢，鴛枕空陳翡翠牀。

撫琴美人：

焦尾驚從響下殘，捲簾細向月中看，  
人間端的知音少，幾度臨風不忍彈！

倚欄美人：

綺窗停繡倚朱欄，一曲新詞舞袖寒，  
佇望彩雲天際落，不知今夜共誰看？

修簡美人：

徵途風景近何如，萬縷相思不盡書！  
總是只云長別矣，叮嚀重寫早歸歎。

拍蝶美人：

蜂忙蝶亂細端倪，故故花間並翼棲，  
怪汝偷香何膽大，從今輕逐過牆西。

月下美人：

銀河瀉影月微茫，露浥香風上海棠，  
夜半閒庭人寂寂，清歌一曲是霓裳。

照鏡美人：

綠窗斜傍理新妝，髻挽烏雲七尺長，  
對影自憐還自惜，苧蘿那得有夷光。

花下美人：

春衣新試越羅輕，窄窄金蓮花底行，  
花底蝶隨香氣舞，不知香氣是誰生！

焚香美人：

紫燕呢喃日正長，博山燒盡水沉香，  
籊煙不逐微風散，隨著儂身伴玉郎。

燈下美人：

蠟炬爭花金縷春，簾垂不管月華新，  
晚妝初罷三杯後，雙頰微紅更可人。

彩蓮美人：

當年留得六郎顏，著水亭亭開並蓮，  
笑折一枝頻顧盼，令人爭看說誰妍！

頃刻寫完。寧王看了，詩字兼優，贊不住口。道：「清新俊逸，庾開府之流也！才大如此，而使淪落諸生，主司之過耳！」遇奇遜謝不已。寧王相愛之極，吩咐賜宴。談論間，遇奇詞鋒侃侃，對答如流，喜得個寧王手舞足蹈。說道：「先生誠當世之異才也。何其高賢咫尺，若非呂生相薦，幾乎當面錯過！寡人今日，不啻漢高之遇子房，劉備之得孔明也！」當日席散，遇奇辭出，寧王堅留不放，留在府中。每日寸步不離，極相隆重，賜賚甚厚，諸〔事〕凡商之遇奇。遇奇見其言語虛浮，舉動往謬，知非端人，但有下問，唯唯而已。欲尋脫身之計，又不能得出來，心中反時刻不寧，因商之人表。人表道：「彼既相留，且住下再處。」遇奇

道：「我見其府中上下之人，諂媚成風，言語作為，不循禮法，以王侯之尊不能齊家，焉能治國！不問而可知也。似此光景，將來定有不保之勢。」二人正言間，王著人相召，內書房小酌，遂同來人赴內。寧王上坐，二生打橫，飲酒之際，寧王忽然道：「有一事與二位計議，目今朝內，奸宦專權，聖聰蒙蔽，河山有疊卵之危，四海有向隅之泣。寡人忝在宗藩，何忍坐視！欲興一旅之師，掃除君側之奸，不識二位以為何如？」呂生默然，金生答道：「從來弔民伐罪之師，必須上順天道，下洽人心，然後王師所指，簞食壺漿。今朝廷英睿，天下一統，豈宜妄動？殿下還該三思！若雲奸臣專權，此係癰疥之疾，殿下分屬親藩，只該開列罪狀，上達九重。除之有如幾上之肉，亦何必興師動旅！」人表道：「金生之言甚善，殿下當納之為是。」寧王道：「孤意已定，無復異議！知我罪我總不顧矣。事成之後，二生富貴共之。但目今歸心者甚眾。唯有贛汀王守仁處，雖佩服心實難測，欲覓善言之士，往窺動靜。一向未得其人，今見金生，可為不辱君命之士，欲請一行，幸勿推辭。」遇奇暗付：「此人逆謀已露，斷難與共，何不借此為脫身計？」便答道：「生員駑駘之林，恐不堪驅策，有負殿下之命。」寧王道：「不必過謙，明日準備禮物，即煩一行。」當日席散之後，無話。次日，即令起身，金生辭出來別人表。人表道：「吾兄此行何如？」遇奇道：「見機而作，弟自有妙用。」人表已揣知其意，執手依依道：「知己遠行，弟將奈何！」遇奇道：「相會有日，倘事有可為，弟必不負兄相知之雅。」王府從人催促，不及細談，遇奇帶了尚義，起身而去。

一路無話，到了贛州，下在館驛內。著人通報了，王公知寧藩使臣，親自接進去。見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遇奇先致意了寧府的來意，獻上禮物，然後說道：「老先生望傾宇宙，晚生欽仰有素，自憾無緣御李。今以藩府作使，得瞻山門，喜慰生平。」王公道：「先生貴鄉何處，尊姓貴表？」遇奇道：「江左人，姓金，名千里。因友人之薦，暫為王府記室。」說罷，即送上書札。王公看書畢，尚未開言，遇奇道：「乞退左右，有密談奉告！」王公遂叱退從人。遇奇即將寧藩逆謀細述，又道：「渠令晚生交通老先生，探其趨向，晚生雖一介書生，焉肯以潔素之體，為賊作姦細乎！本不願行，因久仰老先生乃道學宗匠，心秉忠良，必不肯俯就逆謀，故借此一帆風密陳衷曲。」王公聽罷，大驚道：「不意先生乃書生也，反具此丹心。但寧藩不軌之心，學生久已知之，因其形跡未彰，亦只秘之於心，不意今日果然。只是為今之計，當何如？」遇奇道：「不足為慮，此人外若蘊和，內實殘刻，兼之作事乖張，語言無信。所以左右之人，個個離心離德，如此局面，必敗之道。目今晚生必不回去，明公當婉詞以復，只說晚生陡然疾作，暫留署中，打發從人先去，然後暗令各\*，謹守斤堠。明公即密疏陳請，只說臣處江西上游，江西連年盜起，當為未雨綢繆，乞假臣提督軍務，便宜行事。那時俟其反形一露，不難朝發可以夕擒也！」王公大喜道：「天下有幸，獲遇先生，使學生得聆方略。滅賊之後，當為題請以酬大功！」遂留遇奇在署中。隔兩日，即備回啟，打發寧府從人。遂具密疏，差人兼程進京。

卻說疏上，此時大司馬是王晉溪，見了此本，明知守仁暗為寧王而發，遂復奏。緒為旗牌，一應大小賊情，悉聽便宜剿撫，文武官員，皆聽提調。旨意到了江西，王公拜受訖。自此，日夜與金生議論，操演人馬，添設武備，又密致書於南京巡撫李充嗣，亦須沿江謹斥烽堠，預增險阻。正是：

張弓設矢擒狼虎，密網稠羅等巨鼉！

評：

鍾生受寧藩知遇之恩，而忍發其謀，似乎不義。曰：「否，否！」天下事，當決之以重輕。彼大逆之謀，亦可從之乎！周公大義滅親，亦不得已也。

又評：

侯門之下，求之而不得人者。觀鍾生初時不欲赴寧藩之召，已見其人品。彼竇尚書屈膝執政，深有愧矣！